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浙江大学龚浩然维果茨基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维果茨基 全集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Л. С. Выготского



第3卷

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上）

〔苏联〕列·谢·维果茨基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浙江大学龚浩然维果茨基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维果茨基全集



第3卷 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上）

〔苏联〕列·谢·维果茨基 著

陈会昌 管翠苹 刘华山 王光荣 李德祥 吴长福 译
吴长福 校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上 / (苏)列·谢·维果茨基著;
陈会昌等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维果茨基全集 / 龚浩然主编;3)
ISBN 978-7-5336-8302-3

I. ①新… II. ①列… ②陈… III. ①儿童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5090号

维果茨基全集

第3卷 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上)

WEIGUOCIJI QUANJI

DI SAN JUAN XIN XINLIXUE DE JIBEN LILUN(SHANG)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编辑:杨多文 徐宝妹
责任编辑:黄俊 魏晓玲
技术编辑:李松
装帧设计:张鑫坤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1,63683013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650×960 1/16
印 张:27.75
字 数:340千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维果茨基全集

目 录

- 1 第一章 心理学与心理机能的定位学说
- 9 第二章 论心理系统
- 36 第三章 心理学的工具法
- 43 第四章 意识问题
- 60 第五章 心理，意识，无意识
- 81 第六章 意识是行为心理学问题
- 106 第七章 儿童发展中的工具与符号
- 195 第八章 关于情绪的学说

第一章

心理学与心理机能的定位学说*

处理机能定位问题的方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取决于一定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心理观念。联想心理学与关于机能定位的原子论学说、结构心理学,以及现代心理学家对机能定位的整合理解的趋向。这种概念历来对心理机能定位概念产生重要影响。定位问题,从本质上说,是脑活动中结构单元与机能单元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关于是什么对象被定位的不同看法,对于解决定位性质问题,就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

关于定位问题的最先进的现代学说克服了经典学说的基本缺点,但其本身也依然不能完满地解决心理机能的定位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其采用的对于定位机能的“结构—心理”分析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由生物组织学、脑细胞结构学和临床医学的成就而产生的定位学说的巨大进展,也因为缺少在复杂性上相应的、力量上相符的心理分析系统,而不能实现其拥有的全部可能性。这特别鲜明地反映在人所特有的脑区的机能定位问题上。大多数当代研究者都意识到“去定位”的观点的不完善和“脑是一个整体”这一表述的不足。但是,他们通常采用的基于结构主义心理学原则的

* 刘华山译,吴长福校。



机能分析方法,在解决摆在新理论面前的第一部分批评性任务(克服原子论观点)时多么富有成效、多么有价值;在超出这一表述的范围而引申出机能定位学说时多么软弱无力。

作为最新理论基础的结构心理学,按其本质来说,不允许进一步承认每一个脑区中心具有两种机能:与意识的一种特定活动相联系的特异机能和与意识的任何其他活动相联系的非特异性的机能(戈尔斯坦关于图形和背景的学说,列施里关于视觉皮层特异性与非特异性机能的学说)。这一学说本质上融合了关于结构与机能单元严格相一致的旧有的经典理论,关于服务于特定组织机能的个别区域专门化的理论(关于脑区中心的特殊化学说)和新的、从观点取向上说是“去定位”的、体现了“脑是一个整体”这一表述含义、否定个别区域结构与机能单元的严格一致性的理论(关于各个脑区中心的非特异化机能、有关大脑各个部位机能等位的学说)。

如此说来,这些理论不是趋向机能定位理论的两极,而是机械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也就纳入了旧的学说和新的学说,即狭义的机能定位说和反机能定位说的全部缺陷。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与人所特有的脑区(额叶和前顶叶)有关的高级心理机能定位的问题上。在这一问题上,事实的力量迫使研究者超越结构主义心理学概念的限制并引进新的心理学概念(戈尔斯坦的范畴思维学说、海德的符号思维学说、佩特茨里的范畴知觉学说,等等)。

然而这些心理学观念又被那些研究者重新归结到基本的、基础性结构的机能之中(戈尔斯坦的“脑的基本机能”、佩特茨里的结构形成),或者变成自古就存在的空洞的本质(海德)。于是,这些观念在有缺陷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圈子里打转,关于人类特有的机能定位的理论只能在极端的自然主义与极端的心灵论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



按照我们的见解,从机能定位学说观点看来,适当的心理分析系统应该建立在高级心理机能的历史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作为高级心理机能基础的是关于人的意识的系统的、意义上的结构的学说;其出发点是肯定以下各种观点的重要意义:(1)机能间的联系和关系的可变性;(2)协调一系列初级机能的复杂动力系统的形成;(3)现实在意识中的概括的反映。从我们所坚持的理论观点看来,所有这三个要素是最本质的和最基本的,它们融合到人的意识特点的统一体中,是“辩证的飞跃不仅意味着从无生命物质向感觉过渡,而且意味着从感觉向思维过渡”的这一规律的体现。几年来我们所采用的作为工作假设的这一理论,在一系列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中,将我们引向涉及机能定位问题的三个基本原理。它们同样也可以被视为工作假设,用来很好地解释与机能定位有关的、我们已知的那些最重要临床事实,从而引导实验研究。

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涉及脑活动的整体与部分机能问题。对失语症、失认症、失用症等紊乱现象的分析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戈尔斯坦和列施里的学说不能对整体和部分机能问题做出适当的解决。承认每一个脑区有二重机能(特异的和非特异的)并不能合理地解释实验中所获得的、前文称之为“紊乱的那些事实”的全部复杂性。研究迫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从相反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研究表明,首先,每一个特异的机能永远不会只与某一个脑区中心有关,但却一定是严格划分的、有层次的、相互联系的一些脑区中心的整体活动产物。第二,研究还表明,作为整体的、构成背景的脑的机能,同样也不是由其他所有脑区中心的那些不可分割的、机能方面单一的活动叠加而构成的,而是那些未直接参加到图形中来的个别脑区机能的协同活动的产物。这些脑区机能可以分割和分化,同时彼此间又重新形成了层次联系。于是,无论是大脑活动的整体机能,



还是它的部分机能,都不是简单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机能。情况似乎并不是在一种场合,有关机能是由作为整体的、机能同质的脑来完成的;在另一种场合,同样地,是由特异化的同质脑区来完成的。我们发现了分割与统一,发现了各个脑区中心的整合活动,以及它们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作为部分的机能分化。分化与整合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互为前提条件,在有些方面则是并行不悖。同时,一种非常重要情况是,必须为不同的机能提供脑区间关系的不同结构;可以确认,无论当大脑活动中的图形是由高级心理机能呈现,背景是由低级心理机能呈现;还是相反的情况,图形由低级心理机能呈现,而背景由高级心理机能呈现时,整体机能和部分机能的关系往往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些现象,如某类过程的自动化或去自动化的进程,或者同一种机能在不同水平上的实现,等等,都可以在刚刚描述过的不同形式的意识活动中的各个脑区间关系的构造特点中,获得推论性的解释。为上述概括提供事实资料的实验研究让我们得到以下两点认识:

1. 当有某种原发性的损害(失语症、不识症、失用症)发生时,与损伤部位没有直接联系的所有其他机能,其所受到的损害是形式特异的,从来不会显示出同等程度的下降。而依据大脑任何部位在非特异机能方面的等势理论,本应该预测到会出现这种同等程度的下降。

2. 与受损伤部位没有联系的同一种机能,由于损伤部位的不同,它所受到的损害也是完全特殊的,损害的方式也是完全特异的,而不会在不同损伤部位条件下显示出同等程度的降低或者紊乱;而根据参与背景形成的大脑各部位的等势理论,本应该会预料到那种同等程度的降低或者紊乱。

这两个结果使我们做出如下结论:整体的机能是作为综合活动而组织和构造起来的,而复杂分化的、在层次上联合起来的、各个区域间动力



性的联系为其提供了基础。

其他一系列实验研究使我们确信下列结果：

1. 某种复杂的机能(如言语),由于与它的某个个别方面(感觉的、运动的、记忆的)有关的某个脑区的损害,而作为包含各个部分的整体机能于是就都遭到了损伤,尽管各部分受到损伤的程度不同。这就表明了,那种复杂心理系统的正常机能的发挥,并不是靠许多特异化部位的机能的总和来保障的,而是由组成该机能的任何一个个别方面的那些部位的统一系统来保障的。

2. 任何一项与受损害部位没有直接联系的复杂机能,由于机能上与其密切联系部位的损害,不仅在背景减弱方面,而且在图形本身,它所受到的损伤也都完全是特异的。这再次表明了,某种复杂系统的机能正常发挥作用,是由各个区域的一定系统的整合活动来保障的,而成为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的,不仅仅是与该心理系统的某一个侧面有着直接关系的那些部位。

这两个结果导致一个结论:个别的机能,以及整体的机能,都是作为整合的活动而构造起来的,为其提供基础的是各区域之间的复杂联系。

当“结构一定位”分析在划分并研究脑区间的这些复杂的层次关系方面做出了重大成就的时候,最先进的研究者所做的机能分析,无论在高级部位还是低级部位的活动中,至今却都满足于使用一些未作层次划分的机能概念。这些研究者从低等部位机能心理学的视角(窄视域)来解释机能方面高等部位的紊乱(例如,佩特茨里的宽视域)。这些研究者所依据的结构心理学,就其中塞满的原则的本质来看,无法合理地表现这些脑区中心间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和层次性。由于这些研究者未能跨越单纯描述分析(较简单的一较复杂的、较短的一较长的)的限制,并不得不把高级部位



的特殊机能按照与低级机能的关系，归结为抑制和释放，却忽略了每一个高级部位的机能给大脑活动带来的新的东西。按照这一观点，高级部位能够使低级机能受到抑制或敏感化，却不能给脑的活动的建立带来任何原则上新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则相反，它使我们倾向于相反的假设，即认定每一个脑区间系统的特殊机能，首先在于它是由完全新型的、有生产效能的活动，而不仅仅由低级部位的抑制性与刺激性的活动和意识活动的形式来保证的。每一个高级部位的特异化的机能中的主要内容是意识的新的“modus operandi”。

由我们实验结果中得出的第二个普遍性的理论结论，涉及基于某种脑损伤的儿童发展障碍，以及由于成熟大脑的类似损坏（在定位方面）而产生的某种心理系统离解这两种条件下机能单元与结构单元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两种脑损伤条件下心理发育不全的症状和基于成熟大脑在定位方面类似的损伤而发生的病理学变化与紊乱所做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两种情况下，在儿童和成人不同部位损伤的条件下，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症状图。相反，同样部位的损坏却可能从儿童和成人那里得到完全不同的症状图。

从积极方面看，作为发展条件下和离解条件下同样部位损坏的这些结果之间的重要差别，能够被下述普遍规律所包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在由某种大脑损伤引起的发展上的紊乱的情境下，机能方面受到更多损害的，是依照与损坏部位关系处于更高级的中心；受到较少损害的是相对于它的更低级的中心。而在离解的情况下，观察到的是相反的依从关系：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在某个脑区中心损伤的条件下，受到更多损害的，是接近损伤部位而受其制约的更低级的中心；而受到损害较少的，是在与其关系上处于更高级的、在机能上制约着该部位的中心。



我们是从先天的或者早期儿童失语症、不识症的各种情况中,从儿童与成人身上观察到的,作为流行性脑炎后果的、紊乱的各种情况中;从具有不同部位缺陷的智力发育不全的情况中,发现了这一规律的事实证据。

对这一规律的解释所依据的事实是:大脑的不同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作为发展的产物而出现的。于是,在大脑的发展中,在成熟大脑机能发挥作用过程中,应该能显示出各个部位间的不同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脑的发展历史上充当高级中心(在发展中它是依从于低级中心的)机能发展前提条件的低级中心,由于机能向上转变的规律,在发达形态的、成熟的大脑中,其本身也是不独立的、隶属性的,在自己的活动中依从于高级中心。发展是自下而上推进的,而离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这一规律的补充事实证据是对具有某种缺陷条件下的补偿性的、替代迂回的发展途径的观察。这些观察表明,对于成熟的大脑,由某种缺陷产生的补偿性的机能通常是由高级中心来承担;而对于发展中的大脑,则是由相对于损伤部位的更为低级的中心来承担。由于这一规律的存在,我们认为,发展与离解的比较研究是探讨定位问题、特别是探讨时序性的定位问题的有效方法。

上面提及的、我们在实验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三个普遍性结论的最后一个,涉及与人脑特有脑区有关的机能定位的某些特点。对失语症、失识症、失用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些紊乱的机能定位中,那一区域系统活动中的超级大脑联系的破坏起着重要作用,在正常的大脑中,该区域为言语、认识和行动的高级形式机能作用的正常发挥提供保障。对于这些高级形式意识活动发展的持续观察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事实根据。发展史表明,这些机能最初是作为与外部活动紧密联系的机能发挥作用,只是后来才仿佛是进入内部,转变成内部活动。有关于这些紊乱而



产生的机能补偿的研究也同样指出,被损害机能的客观化,将其推向外部,并使其变为外部活动,是损伤补偿的一条基本途径。

我们所坚持的、在研究定位问题中曾使用过的心理分析系统,要以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根本性改变为前提。这种改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1. 不是采用将复杂的心理整体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的分析,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丢掉了必须予以解释的、作为整体所具备的性质;而是要采用另一种分析,即将复杂的整体划分为不能再分解的单位,但依然以最简单的形式保留其作为某种统一体的整体所具备的性质。

2. 摒弃无法把握作为整体活动之结构与机能的分析,而采用机能间的分析或系统的分析,它是建立在决定活动的每一种特定形式的机能间的联系和关系划分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临床—心理研究中,它将能使我们:(1)依据同一个原则解释某种紊乱中的亢奋的和衰弱的症状;(2)将所有的,甚至彼此相隔很远的症状归结到一个统一体、一个有规律性地构造起来的结构;(3)勾勒出由某种原发性的紊乱导致整个个性以及它的生活方式的特殊变化的路线。

采用对于动物和人完全相同的方式,是不可能解决机能定位问题的,因此将来自局部脑切除的动物实验资料直接转移到机能定位问题的临床深入研究中,除了犯拙劣的错误外,不会得到其他任何结果;也不存在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在现代比较心理学中,有越来越多得到公认的有关动物界心理能力沿着单纯的或混合的路线进化的学说,使我们不得不倾向于一种观念:人类大脑活动中的结构和机能单元间的特殊关系,在动物界未必存在。与动物相比,人脑具有新的机能定位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则,它能够成为人的大脑,成为人类意识的器官。

第二章

论心理系统*

我现在打算通报从我们总的实验工作中得到的成果,它是某种尚未完成的尝试,从理论上理解已经形成一系列问题,主要是两条研究路线——遗传学和病理学合并在一起的问题。因此,可以把这种尝试(不是从形式,而是从本质上)视为生成新问题的尝试,这些新问题是由至今我们在机能发展方面研究的一系列心理学问题而生成的,把这些机能解体方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我们实验研究可能有的实际意义。

由于我想要通报的内容在复杂性上超出了我们沿用至今的概念体系,我想首先重复一下我们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一些解释。当有人责备我们使某些极为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时,对此我们向来的答复是,要指责我们不如换个角度:我们异常简化地解释了极其复杂的问题。现在你们将会看到探讨一些我们解释比较清楚或简单现象的尝试,以便接近理解各种现象的极端复杂性,它早先是以什么表现出来的。

我想要提醒的是,这种将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向日益复杂化理解的转换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包含在我们研究的一定的问题之中。正如你们所

* 王光荣译,吴长福校。



知晓的一样，我们研究的高级机能的基本观点在于，同简单的心理机能相比，我们在不同的个性关系中提出这些高级机能。当我们说，人在控制、指挥自身的行为时，我们就会将诸如个性这样较复杂的现象引向对简单现象（随意注意或者逻辑记忆）的解释。人们之所以责备我们或许是，我们忽略了任何一个解释心理机能中都存在的个性概念。事实也是如此。就像歌德名言所说，所有的科学研究毫无例外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作为先决条件的，也就是说，科学研究都来自预先提出的假设，而假设必须通过实验研究过程得以解决和检验。

我想要提醒的是，我们对高级心理机能的阐述无论多么粗浅和简单，可终究采用了更复杂的、更完整的个性概念，并且依据对个性关系，尝试解释像随意注意和逻辑记忆这样相对简单的机能。由此容易明白，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我们不得不填补这个空白，证实假设有效。逐渐将它转化为检验过的知识，从我们的研究中找出这样一些要素，它们将填补同这些机能处于独特关系以及与我们设定的简单机制有关的，发生学上认定的个性之间的空白。

我想要说的话早在以前的研究中就已有详细说明。我的这篇报告称之为关于心理机能的报告，指的是那些在发展过程中某些机能间发生的复杂联系，这些复杂联系在解体过程中解体或者发生病理学的变化。

研究儿童年龄阶段思维和言语的发展时，我们看到：这些机能的发展并不在于每一种机能内部会发生变化，而主要在于这些机能间最初的联系在发生变化，这种联系是动物和儿童早期年龄的发展阶段所特有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关系在儿童今后的发展中并非始终是同样的。所以，在思维和言语发展领域中一个主要的思想是，不存在一种决定思维和言语关系以及适用于所有发展和解体形式的固定公式，但在每一个发展阶段



和每一种解体形式中我们都注意到它们相互关系的独特变化,这正是我的报告要专门讨论的。报告的主要思想(极其简单)就在于,在发展包括行为历史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我们从前研究的机能(这曾是我们的错误),不仅仅是机能的结构,不仅仅是它们运动的系统,而且机能彼此间的关系、联系也发生变化并出现变异,出现在上个阶段中没有过的新分类。所以,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时,本质的区别常常不是机能内部的变化,而是机能间的变化,机能间联系、机能间结构的变化。

我们把机能彼此提供的这种新的不稳定的关系称为心理机能,可惜,这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简单谈谈我是如何处理资料的。众所周知,研究的进程和阐述的进程常常是彼此相对的。要想从理论上概括资料,而不谈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我觉得过于简单。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我尚没有概括这个资料的一般理论观点,而我认为过早讲理论是个错误,我只是以系统的形式向你们阐述某种由下而上伸展的事实阶梯。事先我得承认,我还不善于用有效的理论观点来概括整个事实阶梯,并通过彼此的逻辑关系拓宽事实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在自下而上伸展时,我只是想指出,在其他作者中常见的堆集整个的大量资料,根据那些资料对其解决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问题,反过来说明这个资料,比如说,可以使用病理学失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以及发生心理学中过渡年龄的问题。我可以顺便阐述一下理论思考;我认为,今天我们能够提供的也只有这点。

—

请允许我从最简单的机能,即感觉和运动过程的关系开始。现代心理学中这些关系问题的提出完全不像从前。假如对于旧的心理学的来说,



它们之间产生什么性质的联合是问题的话,那么对于现代心理学来说问题可以反过来看:它们之间的测量是如何产生的。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实验的方法都证明,感觉运动学乃是统一的心理生理学的整体。格式塔心理学家(戈尔德斯坦——从神经学的角度,苛勒、考夫卡等——从心理学的角度)尤其捍卫这一观点。不可能举出为赞成这种观点所援引的所有的见解。的确,我只是想说,在认真考察专门用于探讨这个问题的实验研究时,我们将会看到,运动和感觉过程到某种程度便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譬如说,猴子动作麻利地解决问题不外乎是那些同样的过程,那个局限于感觉范围内同样结构的动态延续部分。你们知道苛勒及其他人有说服力的尝试都证明,与 K. 彪勒观点不同,猴子不是在智力范围内,而是在感觉范围内解决问题的,这一点在延什的实验中也得到了证实,他指出形象学家手段向目标的移动都是在感觉范围内实现的。因此,感觉范围并不是某个固定的东西,在感觉范围内也可以进行完整的解决问题的活动。

如果您对这个过程加以注意,当我们停留在动物学资料情况下时,或者当我们遇到早期年龄的儿童,或者遇到最大限度地接近情感过程的成人时,那么感觉运动统一的思想到如今可以得到完全证实。但当我们继续走下去,一个惊人的变化将要来临。感觉运动过程的统一性,其中作为封闭于结构感觉范围内动态延续部分的运动过程的联系遭到破坏;并且感觉过程与直接的运动冲动脱离开来,它们之间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关系。鲁利亚借助于共轭运动法所做的实验就是根据这些含有新方向的观点提出的。特别有趣的是,当过程重新回到情感的形式时,运动和感觉冲动的直接联系将得以恢复。当一个人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并且是在情感反应的影响下进行活动时,您就能够根据他的运动机能再一次看出他的内心状态,他的知觉的特点。您再一次可以看到向那种早期发展阶段特



有结构的回归。

如果以猴子做实验的实验者背对情境,面朝猴子站立,且看不到猴子所看到的,而你看到的仅仅是它的动作,根据这些动作实验者就能够读出作为实验对象的猴子所看到的東西。这正是鲁利亚称之为联合运动机能的概念。根据动作特征似乎能够解读出内在反应的曲线。这也是早期发展阶段具有的特点。儿童的运动与感觉过程的直接联系常常会解体。目前(不谈以后)我们可以查明:心理层面上感受到的各种运动和感觉过程,它们具有彼此间相对的依赖性,就是说那个统一的、发展最初阶段特有的、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直接联系具有相对的依赖性。对双胞胎(从意义上分清遗传因素和文化发展因素)运动机能低级和高级形式的研究结果得出结论说,在有差别的心理关系中成人运动机能的特点显然并不是它最初的构造,而是运动机能相对于个性的其他方面,相对于其他机能所在的新的联系、新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

在接着说这个思想时,我想详细谈谈知觉。在某一阶段之前儿童的知觉具有独立性。与动物不同,儿童有时能够观察情境,以便知道该做什么,而不会直接去做。我们不会详细去讨论何以如此,而是探查随着知觉发生了什么。我们发现,知觉就像思维和随意注意一样是按照同样的类型发展的。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就像我们所说的,某个过程是以“旋转”的方式进行的,借助于正在认识物体的儿童把一个物体同另一个物体进行比较等方法。这个研究把我们引向了死胡同,而其他研究十分清晰地表明:知觉的进一步发展就在于它进入了具有另一些机能、如言语机能在内的复杂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如此复杂,以致我们中的每个人,不可能区分出知觉所有重要的规律来,除非在病理情况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研究绘画知觉时,这就像斯腾做的一样,我们发现,在转述绘画